

国家古籍整理「十一·五」规划重点图书（续）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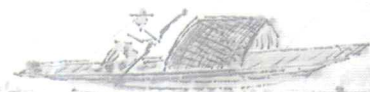
黔南丛书

第三辑

【上册】

播雅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国家古籍整理「十一五」规划重点图书（续）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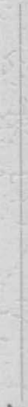
黔南丛书

第三辑

【上册】

播雅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本项目获贵州省新闻出版基金资助



续黔南丛书 第三辑(上)

播 雅

【清】郑 珍 编次

黄万机

点校

黄江玲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编辑委员会

- 总 顾 问 龙志毅
- 顾 问 蒋南华 范同寿
- 主任委员 顾 久
- 副主任委员 王德玉 蒙育民 程鹏飞 沈志明
杨玉和 靖晓莉(常务)
- 编 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于民雄 | 王羊勺 | 王尧礼 | 何 萍 |
| 张伟云 | 张祥光 | 张新民 | 李立朴 |
| 李华年 | 李黔宾 | 陈 琳 | 翁家烈 |
| 黄万机 | 程亦赤 | 谭佛佑 | |

编 辑 部

- 主 任 王羊勺
- 副 主 任 王尧礼 陈 琳
- 编 辑 郝向玲 郎启飞 胡海琴

总序

顾久

民国时期,贵州学界前辈编纂了《贵州通志》,更利用搜集到的贵州古代典籍,汇编成《黔南丛书》,原拟编辑出版20集276种近1098卷,终因战争、政局及经费等未果,只整理出版了68种218卷。其内容广涉贵州经济、地理、文化、民俗、艺术、哲学等,弥足珍贵。遗憾的是,事逾百年,这套丛书编余所遗史料及一些罕见著述孤本、珍本仍堆积存放于图书馆、档案馆,被束之高阁,鲜有人能看到,利用价值少之又少。

为打开尘封古籍,放飞传统文化,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,对贵州古籍和历史文献进行抢救整理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,20余年来,在贵州已形成一个以省文史馆馆员,省文献会会员为主体的挖掘、整理、编辑、出版贵州历史文献的强大体系,拥有一支热爱传统文化、知识深厚、耐得寂寞的专家队伍。21世纪初,省文史馆、省文献会又联合贵州大学、贵州师范大学、贵州出版集团、贵州省图书馆、贵州省博物馆、贵州省档案馆等单位,以前人留存的《黔南

丛书》20集目录为基础,系统搜集分藏于各图书馆、档案馆、博物馆以及散失于民间的古籍文献、档案史料,逐步清理、搜集、复制,并整理、分类、点校,编纂为大型的历史文献资料丛书——《续黔南丛书》,以期不愧先贤夙愿,服务当代,遗存后世。

《续黔南丛书》以《黔南丛书》(2009年点校本)的版式为样本,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,含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学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、哲学、民俗,以及有较大史料价值的文献典籍、档案史料及个人著述等。其作者起于明清,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,侧重于明清两代,个别特殊的适当下延,如凌惕安著《咸同贵州军事史》等类个人著述。第一批选定和辑入后续目录的古籍文献,多数为第一次整理点校,陆续出版,有较大的史料价值。如较早的明代郭子章《黔记》,以及清代《黔诗纪略后编》、《援黔录》及颜嗣徽《望眉草堂诗文集》、陈夔龙诗文三种《花近楼诗存》、《庸庵尚书奏议》、《梦蕉亭杂记》等。全书力求体例统一,方便读者使用。

参加此次整理工作的,既有经验丰富、学养深厚的老人,也有年富力强、精力充沛的中年专家,还有青春年少、热心古籍整理的研究生。年龄有差别,而不计辛劳,专心致意则一致。人人均完成数十万字初稿的标点、校注、录入等工作。特别难能可贵的,是老学者们克服了不会电脑之难,学会打字录入,按要求完成了电子文稿。

此项工程,除得到上述单位部门的倾情相助,更得到贵州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、省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,众志成城,共襄盛举,令人感佩,特书于前以志之。

2011年8月

凡 例

- 一、本丛书以原书最早版本为整理底本，参校其他版本。
- 二、本丛书以标准规范简体字及现代通用标点符号进行标点整理，横式排印。
- 三、本丛书不作详细注释，仅作一般校订。
- 四、本丛书校记放原书每卷之后，以方便读者参考；校记序号与正文中同，从第一个纠错出校开始设置序号。
- 五、本丛书原文中繁体字、通假字、异(古)体字随文改，无法改动的个别字予以保留；错、衍、脱、漏、讹字均出校，多次出现者如“己”误为“巳”，“戌”误为“戍”等，在第一次出现时出校并作说明，以后不再出校。
- 六、本丛书原文中词句倒置，按文意或前后文乙正。
- 七、本丛书原文中古今不同用字，如牂柯的“牂”、扎佐的“札”等，均改为现在规范简体字。
- 八、本丛书原文中文字按文气分段，以利读者查阅。

九、本丛书原文中引用书名、文名先加圆括号再加书名号,引用的历朝历代史志典籍如“乾隆志”等,按原意当为乾隆《贵州通志》之省写,保留不作改正,径加书名号即“乾隆《志》”,余类推。

十、本丛书原文中小字或双行小字(即夹注),均以小五号字随文排印;个别会影响排版的地方,则移到文后,改为自注或作者注。

十一、本丛书原文夹注或小字中有历史纪年的,先用圆括号,再用方括号,如“光绪五年”,则(光绪五年[公元1879年]),以此类推。

十二、本丛书原文中的人名如有避讳,均按现行通用名字改正,如唐玄宗、郑玄的“玄”,原作“元”,径改;原书中人名与现在通用名字不同者,均改,如“张秀眉”、“赖文光”、“张宗禹”等。

十三、本丛书对原书中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称谓的字如“狝、猺”等,随文改正为“仲、傜”;个别如“獠”、“狃”等字,因改正后意思有变,故保留;另有部分字句对少数民族也不够尊重,删除恐影响丛书的完整性,故亦保留,请读者注意批判辨别。

十四、本丛书中的纪元换算,在原文后加圆括号及公元××年;原文仅有帝王年号和甲子纪年如“光绪戊戌”,无具体年数,则先换算为××年,再与公元一起置于圆括号中,即(×年 公元××年);原文无帝王年号仅有甲子纪年如“戊戌”,结合上下文考证后说明是光绪二十四年,即“戊戌”则注为(光绪二十四年 公元1898年),如无法考证则保持原样不动。相邻的几个历史纪年,第一个出现时换算公元,其余类推不再标明公元纪年。

点校说明

《播雅》原名《遵义诗钞》，由郑珍搜求编纂。起自明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遵义府建立，迄于清咸丰二年（公元1852年），凡252年间遵义地域的诗人诗作，择要选录，辑为二十四卷。咸丰三年，由唐树义资助刊刻，由郑知同写字付梓，是为巢经巢家刻本。宣统三年（公元1811年），贵阳文通书局以聚珍版铅印发行。此为该书局成立时印制的第一部图书，印刷装帧颇为精善。民国十七年（公元1928年），按此版式再度印行。民国二十九年（公元1940年）贵州省政府辑印《巢经巢全集》，《播雅》全文收录。

家刻本已不可见，今存文通书局本和《全集》本。今以宣统三年文通书局铅印本为底本，参阅《全集》本，按：该版本校订不精，错讹较多。并参照《黔诗纪略》、《黔诗纪略后编》中相关诗作。对底本中的异体字，如竝[并]、亾[亡]、畱[留]、嫩[懒]、媿[愧]等，均直接改正，不出校。其他如“己巳巳”、“戊戌戌”等，也据语意更正，不再出校。对笔画错落，或衍或夺之字，以

及怪异的古体字，均出校，适当加以说明。

唐树义于咸丰五年(公元1855年)春与太平军作战失利赴水死，郑珍特辑其诗57首，编为《播雅》第二十五卷。惜未刊刻，书稿存于唐炯家。光绪年间，黄彭年编订唐树义《梦砚斋遗稿》，将郑珍所撰《播雅·唐方伯树义序传》载于《梦砚斋词》之首，凡千余言。郑氏《序传》中说：“刻成者编次已定，不可增入，特编一卷，通前为二十五卷。此书以公成之，即以公终之。气节文章，壹是有定数存者，余滋感叹矣。至其事迹首尾，逐诗附载，令后人得详考，故不具叙云。”文通书局编印《播雅》，仅二十四卷；《全集》中《播雅》也只二十四卷，足见郑珍所补二十五卷原稿已佚，难以复得。2002年，遵义市红花区方志办史小波等点校《播雅》，特请黄万机从《梦砚斋遗诗》中选录71首，附录暂定为第二十五卷。此次点校本不予采录，仍依文通书局原有版式。

『续黔南丛书』第三辑(上)



[清]

郑珍编次

黄万机
黄江玲点校

序 一

壬子(咸丰二年 公元 1852 年)秋,余养痾省寓待归草堂,同县郑君子尹过视,出所编次《播雅》,云将付刻,属审勘且为序,未暇也。

越今年夏,余奉命安抚湖北,子尹来送余也,其书已刻印就。四月望,与别,挾其本行。舟中无事,重取阅过,乃为识之。

子尹之学,精核淹赡,于乡国文献尤所究心,尝慨然谓“播之称诗者,前此概未有采辑”。于是,孜孜搜讨,广咨碎掇,钩沉发幽,凡十有余年,再易稿,詮次乃定,都为二十四卷,梓行之,而播之诗始蔚然可观。

预是选者,人系以传,传纬以事,凡贤哲出处、政治、学术、议论、著录与夫山川、疆域、要害、名胜、风俗、物产,莫不博证旁见,耆旧掌故,略赅备焉,匪直以诗而已,其用意可不谓勤哉!

余尝闻诸父老言,郡自前明万历改流,迄国初,其间避奢、安、张、李难,从他州来者,类多杰人隐君子,讴吟流闻,间在人耳,然无荟蕞家,其遗佚者多矣。迨入国朝,揉孺雅化,才俊踵

引

余束发来，喜从人问郡中文献，得遗作辄录之，久乃粗分卷帙，名曰《遵义诗钞》，弃篋衍有年矣。屡欲整比侵行之，无资且不暇。去秋，在行省见前辈唐子方方伯，方伯谓“乡里耆旧，其行义文采已多无传，赖有此，不宜更阙”。手劄费，属归为之。

穷冬多暇，尽出前钞，重加去取，复增新获二三十家，命儿子知同写定。

计自明万历辛丑（二十九 公元 1601 年）改流、至今二百五十二年间，凡得二百二十诗人，二千三十八首，次为二十四卷。所登载不必尽工，然纤佻恶俗则鲜矣。更曰《播雅》，奉方伯订正而刻之。例皆仿元裕之、沈客子遗意：或因诗存人，或因人存诗，或因一传而附见数人，或因一诗而附载他文、按及他事，要据前钞，略备一方掌故。体非选诗必可准绳，亦非征诗必侈人数，观者谅诸。一人之力，耳目詎周，创难为功，苛詈匪恤。补遗纠谬，是所望于后之贤。

咸丰癸丑（三年 公元 1853 年）三月初十日
遵义郑珍子尹引

序 二

郑子尹学博选辑遵义一郡本朝二百年耆旧诗，而略溯诸有明改流以来，为《播雅》二十四卷。唐子方方伯资之刊成，友芝为覆校一过而序之曰：於戏！我国家文治诞敷，虽僻远山郡，而风雅铿异若此邪！然亦岂不赖乎萃之者邪？

遵义自汉肇为犍、牂著县，道真尹公经术教授，长通盛公诗赋先导，遗迹犹时时仿佛，何只士单语无闻者？历晋五代迄唐，播、珍、溱等州县，犹见诸史。而刘梦得谪播州，柳子厚至谓“非人所居”，愿以柳州易，使其将母。刘、柳又皆不果来。李太白坐流珍、夜郎，亦已半道放还。及唐末杨氏据有其地，阅八百余年，累代羈縻，不畔而已。虽宋自轼、粲、文、价相继好文，兴学养士，以得冉氏璉、璞兄弟文武才；又请得岁贡士，比腹里州县。元汉英益急教化，能诗文、尚体要，著《桃溪内外集》六十四卷。而其后裔在明中叶乃至禁学愚民，骄蹇不受节制，以取覆灭。往昔大编短述，亦遂荡无一存。改流未久，兵革相仍。

我大清平定西南，铲孽桂、诛逆璠，民得休息，乃申讲教法，

增学解额，大惠远省。于是边郡人士行谊文章，彬彬与中原争雄长。按以兹集著录多至二百余人、诗二千余篇。夫犍、不狼、降珍之山，延、鼈、黜、温、汉、习之水，其灵光清气非必增益于曩时也。士生右文承平之朝，得涵濡汪涉，争磨淬以自见，亦何幸欤！

唯是南中风气朴质，其文士雅不以声华标榜，其后生又不以耆旧张翎。向者，友芝尝欲略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，于遵义尤措意李卓庵先立、罗鹿游兆牲、李知山专、李冀一晋四先生。最先得知山《白云集》于尹文学良稷，为其先世师知山没后掇录本，中间遗阙尚十余年，零章逸句，时别拾诸他弄。卓庵《笔峰诗文钞》，数以访其裔孙，数枝梧不肯出，可见才《年谱》、《郡乘》所及数十篇。鹿游诗得赵明经商龄持示一册，仅《明日悔》、《覆瓿》、《北上》、《问石》等小集。冀一《伴铎吟》、《萃奇堂》两草，近乃先后得之赵文学旭，并止数岁之笔。闻《鹿游集》之全在其后人者，竟胫散于不解事人，至今不能释然。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！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，以成此编也可知矣。

昔胡道南讥世之选家，坐取诸集，录其擅名及子孙方贵盛者为冠冕，单门逸响，附载一二，但略去取，已哀然大集。至问集中诸公风格高下，诗学源流，辟草莱、主坛坫、相羽翼各几人？选者、读者，皆茫然也。若吾子尹之为此编，存人存诗，一用裕之中州法，人不得诗，牵连旁附，渊源流别，丝穿绳引；郡之山川风土、疆里沿革、旧城残垒，有所钩核，亦参他例，并藉书之。其搜订之勤，别裁之审，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献，烂然表暴于后人之耳目。道南之讥，庶几免夫！而吾独惜尹、盛之后，杨氏兴文之时，独无一人荟萃当时人物、文字，以为兹集先河，则